

匆匆别去说鸿儒

□朱寿桐[澳门]

后浪德彪西

□肖复兴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中，木业精深，造诣高深者有之，著作等身、学富五车者有之，但能够被称为“鸿儒”者，却不是很多，我印象中，张恩和先生、张毓茂先生，还有李福田先生应该属于这样的学者。我所理解的鸿儒与博学鸿儒理解的可能并不一样，我认为鸿儒的主要标志就是会谈笑，要不怎么说“谈笑有鸿儒”呢？而且谈笑中显得博学有趣，所谓的“博学鸿儒”列入科举开科项目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

毫无疑问，称得上“鸿儒”的学者，除了学问好，就是非常性情，每到一地，都谈笑风生，每一张口，必妙语连珠，有学问又有趣。特别是休闲时刻，聚到一起，常常海阔天空地狂聊，古今中外地神侃，聊得昏天黑地，侃得有天没日。有一次，在北京开会，好像是那沐浴100周年诞辰的1992年那次，在北京东郊的新万寿宾馆，一天会下来，晚上进入神侃状态，自然形成

的主持人似乎一般都是张恩和老师，这次比的居然是谁最能坚持到最后，同时还要求参与者积极介入话题，不能光听不说。据说这场神侃大会表现最佳的就是张恩和先生、张毓茂先生和李福田先生，另外还有一个唯一得到他们认可的小字辈，就是高远东。他们戏称：如果说有一个“嘴力劳动者协会”，那么非此莫属，张恩和老师便是会长。

我喜欢聚众打牌，一般不会加入这样的狂聊神侃，但有时候也会稍微陪陪张恩和先生、孙玉石先生聊一会儿。记得那次他们聊了很多他们大学时代的往事。孙玉石和张毓茂同班同学，又都是从辽宁来的老乡，两人一直关系很好，常常形影不离。一次到校外活动，回校很晚，孙老师戴着校徽，也带了学生证，张老师却什么都没带，两人到了传达室才发现这个问题。孙老师本分老实，就问你拿着我的学生证过传达室吧，我反正有校徽，但张老师多个心眼：学生证上有照片，

万一查验，岂不说我冒用？你应当将该校徽给我戴上，你拿着学生证过门岗。孙老师觉得有理，就取下校徽，看着张老师戴上，而这一切就是在传达室外的灯光底下进行的，看门师傅一直看着他们，并且还跟他们打招呼。张恩和老师插科打诨，评点说：一场弄虚作假居然做得如此堂而皇之，这堪称是北大经典！

印象中的张恩和老师是这一班谈笑鸿儒中的组织者，同时又是非常称职的点评人，更多的时候则是孙玉石老师、张毓茂老师调侃的对象。特别是张毓茂老师，说任何故事都要拿张恩和老师调侃，他的口头禅是：“哪像咱们恩和……”恩和老师总是笑着，应承着，一面在转动脑筋寻机反击，那反击常常是机智而锋利的，所谓击锋一词，应该是对张恩和先生笑笑技巧的一种概括。

张恩和老师长期研究鲁迅，无论是神聊还是讲演，都经常有鲁迅式的机锋。前些年我请他到澳门来开会，顺便做学术

演讲，在演讲的提问阶段，有学生提出澳门为什么不能出现鲁迅式的文学家这样的问题，张恩和先生笑笑，说这个问题应该问朱老师，他对澳门文学的情况比我熟悉，应该是他说了算。不过既然问我，我不能挑拨子，得说。台湾是有鲁迅式的文学家，以批判特别是批判国民党的见长的，如赖和、柏杨、陈映真等；香港澳门真没听说过有鲁迅式的文学家。如果现在没有，不等于以后没有，可以寄希望于未来。实在没有也不要紧，因为鲁迅也希望自己的文章“速朽”。他都速朽了，再有一长串鲁迅式的文学家出现，岂不让他很扫兴？他对香港澳门文学并不十分了解，却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非常精彩地化解了回答环节可能出现的尴尬，且幽默风趣又很有深度、力度，这样的回答自然赢得了满堂彩的效果，我深深佩服张恩和老师机敏的反应和话中的机锋。

张恩和老师“嘴力劳动”能力超强，手中功夫也非常了得。

这不仅仅指他做学问，写文章，他还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书法家。他在北师大的宿舍离书法大师启功先生住处不远，与启功先生又有数十年的过从交往，书法风格也明显受启功先生的影响。他的启功体行草在圈内已经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佳品，特别是他写的鲁迅《赠画师》一幅，已经达到形神俱佳的境地；洒脱、飘逸、灵气、优美。他的这种传神的手中功夫说明，他并不是那种“光说不练”的“耍嘴头”的“嘴力劳动者”，而是一个博学而多艺，有才又有趣的真学者。

张老师亲口允诺，并向他的学生王强兄提起，要给我写一幅字。我也说到北京一定记得去他府上商讨这个“文债”。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机会甚多，因而并未抓紧登门求字。奈何天不假年，张启功匆匆别去，遽归道山，于个人固然是未得佳品而遗憾，更为学界又少了一位可称为“鸿儒”的学者而悲叹；谈笑者常有，像张恩和先生这一辈“鸿儒”式的谈笑者则非常难得。

那个抽象的“人”

□毛尖



即便是看看木村拓哉的脸，你也会觉得不虚此生。他出道时候的很多照片，以今天的标准，像素都低了，但是他的脸似乎自带高清模式，因为他的眼在眉最应该在的地方，眼在眉最应该在的地方，嘴就更是一亚洲男人中，他的嘴最好看。史无前例地，1996年，KANEBO口红广告请一个男人代言，头两个月卖出300万支，是平时的几十倍。

木村拓哉就是日本之美，川端康成把日本的传统美带入灵魂，木村完成这种美的现代化转型，终结了高仓健，开出了新田真剑佑，但又同时兼具了古典硬汉和异次元的男性之美。他好像骄傲，其实他只是冷淡；他好像邪魅，其实他只是神颜。嘉宝的脸应该该申遗，木村拓哉也应该。我在网上看过他很多剧，满屏弹幕，都是鬼哭狼嚎要和他在一起，都是感叹“余生也晚”，没有赶上他十六岁出道。

木村拓哉出道就成了许多多少男少女的太阳。他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他戴黑框眼镜，全日本黑框；他玩蝴蝶刀，蝴蝶刀成了当年最凶器；他演飞行员，日本飞行员报名刷爆历史，全日空股票冲高；他演冰球选手，冰球观众同比增加三倍，冰球教练没有一个能够单身。关于木村的所有消息，都是国家级的，他结婚的消息是国事报道，溃不成军少女心，女神工藤静香因为霸占了日本小神被活生生降维，成了最让人讨厌的女人。

这么多年，他是日剧史上无数纪录的保持者，他自己刷新着自己，木村效应也没有被他的婚姻改变，《Hero》依然攀上日剧收视率之巅，他扮演的检察官彻底改变了当年法律专业的招生。我

的日语老师说，能在屏幕上看到这么美的容颜，觉得活着也是很好的事啊。

仔细看木村的脸，他既男人又男孩，他留长发不娘只是发亮，他骨感分明适合所有时代造型，童叟无欺他就是偶像的定义，也因此，三十年过去，当他不再是玫瑰般少年，他依然可以在天南地北激发大家说：欧，我爱你被摧残了的脸。想起当年《恋爱世纪》里，松隆子咔嚓剪掉木村的头发，几乎把整个东京的发型都改短，而这些年，我们跟着木村成为中年人，我们陪着他长发变短发，肤色加深皱纹加深，想到在我们成长的无数伤痛里，他曾经用一样的语气对我们说，“也要下狠心去经历所有的情感啊”，“只有体会了悲伤、懊悔、寂寞，才能成为一个恰如其分的人呀”；我们听他说，“其实酷，说的就是那些努力的人啊”，就觉得，和他活在一个世纪里，也算是“悠长假期”。

因此，不用担心木村拓哉会像詹姆斯·迪恩那样留下无数未亡人，他是最近三十年来最大的活着的虚构人物，就像拍《2046》的时候，王家卫对他说，“你在等人，不是在等谁，就只是等人”，木村拓哉自己，就是那个抽象的“人”，就是我们一直等的“人”，一个即将带着笑意消失的忧伤男人，一个又将淡然上场抚慰我们的神秘男人。

这就是他，木村拓哉。一个带有一点斯多葛气质的亚当。一种不需要翻译的人类感情。上帝最温柔的内心活动。

品茗听雨总关情

□朱明海

家住在江边，坐在客厅便能俯瞰整个江面。隔着玻璃眺望，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，两岸绿树成荫，与旁边别致的建筑相映成趣，好一幅新江山水墨画。

下雨的时候，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江水流，任思绪飞扬。朦胧细雨淅淅沥沥，抑或瓢泼大雨滂沱轰鸣，都是我喜欢的风景。此时此刻，泡上一壶本地上的好绿茶——马图茶，边细细品味，边回望走过的艰难岁月，也会忆出丝丝甜美。林清玄先生所作的《平常茶非常道》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茶”字的结构，其实就是人生在草木之间，茶道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。茶叶，只有在开水的滚烫煎熬下，才会在水中舞动，舒展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。人又何不是这样？人生如茶，茶如人生。每逢雨天，随风飘来的雨丝与缕缕茶香交织在一起，这时候迎着微风，顺着茶香做一个深呼吸，美美地吸上一口弥漫着茶香的空间，心间顿时豁然开朗起来，那是何等惬意！所有的烦恼都随眼前的江水流走，内心少了一份躁动，多了一份淡然。

当然，最喜欢的还是在夜幕降临之后，约上三五好友，边喝茶边赏江景。晚上的江水又是另一番景致，华灯初上，两岸灯火

辉煌，璀璨的灯光把江水渲染得五颜六色，微风拂过，彩波荡漾。晴天，仰望星空看淡月笼纱，娉娉婷婷；雨天，远眺江水，观彩桥摇曳，隐隐约约。大家无拘无束地喝茶聊天，兄弟情谊、生活苦乐都在话题中。

久而久之，和朋友一起品茗听雨已成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其间，有过误会，也有过争执，但从未想过离开。但有一次酒后争吵让我们不欢而散，“茶座”暂停，彼此间联系少了。

五年前，妻子体检发现脑瘤，我一时不知所措。几位好朋友获悉后相约而来，一边帮我咨询医生一边出谋划策。茶还是一样的茶，却没有昔日的轻松。根据大家的建议，妻子到中山一院治疗，做了手术。还好，检查结果是良性的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“茶座”恢复，“情”字让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光阴似箭，青涩的毛头小子已变成头发开始泛白的中年大叔，不经意间我们都惊奇地发现，不在来往无数茶客中，不离不散始终在身边的是不时打打闹闹的那几个，在平平淡淡亦风风雨雨中，彼此更加珍惜。

品茗听雨，是曼妙的时光，更是绵长的情愫。



千秋 (纸本设色)

□林若薰

家书分万金

□刘诚龙

“前寄白银四千两，乃攻克田境，帅银所犒资。俚思此银，都从头颅血肉中取来，于心不安，想家乡多苦百姓，苦亲戚，正好将此银子，行些方便，亦一乐也。”这是湘军大帅彭玉麟写给叔叔的一封信，叫叔叔这么分配，“彭城老伯母，苦节五十年”，“侄意按月赡养之”；“五舅年老，穷守私塾，虽是乐天知命，无求于人，做小辈理宜孝敬。”尊敬长辈不需要理由；有个叔叔小时候给我送过书包，太平军后，不知哪里去了，“侄意派人四处寻访，赏金酬报囊者知遇之恩。”天远地远，再远也要报恩。剩余钱，谁穷给谁，无论亲与疏，只论贫与穷，无论恩与仇，只论贫与难。

彭玉麟写过不少家书，占了不少篇幅的，多有“家书分万金”，在又一篇《禀叔》的信里，“并附白银百两，请以半数拨五舅塾中，作膏火之资。”所谓膏火之资，是读书之费也，所谓读书之费，多是学生所需，换而言之，是资助助学也，是关爱下一代也。彭玉麟在直接寄给舅舅的《禀五叔》信里，直言，这是要培养家乡人才，他想把家乡人才带出衡阳，带出湖南，带回中国，“前日寄回银两，半数抵（敬）奉，子弟中有人才否？甥颇乐闻。”

舍身为国，以其一身之躯报祖国，是大爱，这股本爱，在很多人那里是空洞的，是玄远的，是挂在嘴头的；但在彭玉麟这里，不是，他冒生命危险，救民于水火，拯国于枪火，这股本爱是充实而饱满的；不过呢，那也是他工作之里；工作之余，爱人之间作品，才见情。

乐善好施。乐善者，善者是乐也，乐者是善也，将财物施于苦百姓苦亲戚，行些方便，是一乐，非一善。乐善也有两个意思，以喜悦之心去行善，不是被人逼着而去行善；行善之后好喜悦，不为失去钱财而懊悔。这个就叫做乐善好施。

彭玉麟汇给他叔叔的这笔钱，算是巨款了，四千两白银，少说也是人民币十几二十万，这些钱不是贪来的，而是他的奖金。他把这些钱，叫叔叔分给乡亲，分给亲人，在这封《禀叔》的家书里，他叫叔叔这么分配，“彭城老伯母，苦节五十年”，“侄意按月赡养之”；“五舅年老，穷守私塾，虽是乐天知命，无求于人，做小辈理宜孝敬。”尊敬长辈不需要理由；有个叔叔小时候给我送过书包，太平军后，不知哪里去了，“侄意派人四处寻访，赏金酬报囊者知遇之恩。”天远地远，再远也要报恩。剩余钱，谁穷给谁，无论亲与疏，只论贫与穷，无论恩与仇，只论贫与难。

彭玉麟写过不少家书，占了不少篇幅的，多有“家书分万金”，在又一篇《禀叔》的信里，“并附白银百两，请以半数拨五舅塾中，作膏火之资。”所谓膏火之资，是读书之费也，所谓读书之费，多是学生所需，换而言之，是资助助学也，是关爱下一代也。彭玉麟在直接寄给舅舅的《禀五叔》信里，直言，这是要培养家乡人才，他想把家乡人才带出衡阳，带出湖南，带回中国，“前日寄回银两，半数抵（敬）奉，子弟中有人才否？甥颇乐闻。”

舍身为国，以其一身之躯报祖国，是大爱，这股本爱，在很多人那里是空洞的，是玄远的，是挂在嘴头的；但在彭玉麟这里，不是，他冒生命危险，救民于水火，拯国于枪火，这股本爱是充实而饱满的；不过呢，那也是他工作之里；工作之余，爱人之间作品，才见情。

那要爱谁呢？人品随爱人而广大，随广大而高尚。爱其家，是爱；爱其亲，是小爱；爱其邻，包括朋友，包括恩人，包括师长，是大爱；爱其村人，爱其乡人，爱其县市区人，尤其是大爱中的大爱。一个人爱，不能止于亲其亲，更要亲其邻，至少要亲其乡。彭玉麟有大爱，他在给《致弟》家书里告其弟，要“周恤乡亲”。彭玉麟说：“吾每恨人世太晚，致友太迟，不能见以前诸尊长提携拥抱我之欢容笑脸。到此亦按时馈赠，以慰吾心。”天远地远，再远也要报恩。剩余钱，谁穷给谁，无论亲与疏，只论贫与穷，无论恩与仇，只论贫与难。

彭玉麟写过不少家书，占了不少篇幅的，多有“家书分万金”，在又一篇《禀叔》的信里，“并附白银百两，请以半数拨五舅塾中，作膏火之资。”所谓膏火之资，是读书之费也，所谓读书之费，多是学生所需，换而言之，是资助助学也，是关爱下一代也。彭玉麟在直接寄给舅舅的《禀五叔》信里，直言，这是要培养家乡人才，他想把家乡人才带出衡阳，带出湖南，带回中国，“前日寄回银两，半数抵（敬）奉，子弟中有人才否？甥颇乐闻。”

舍身为国，以其一身之躯报祖国，是大爱，这股本爱，在很多人那里是空洞的，是玄远的，是挂在嘴头的；但在彭玉麟这里，不是，他冒生命危险，救民于水火，拯国于枪火，这股本爱是充实而饱满的；不过呢，那也是他工作之里；工作之余，爱人之间作品，才见情。

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书

□武桂琴

每到节假日总喜欢囤一批书，阅读效率却往往不尽如人意，最终的阅读率很少超过30%，这习惯久了，未开封的书变得越来越多，有时候看到他们被灰扑扑地压在某一个角落里等待垂青，就会有莫名的时间焦虑，总觉得是因为不善于利用时间，才阻碍了自己读书的进程。

今年春节假期，算是拥有了一段难得的溢价时间，甚至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将有轻易不能出门的十四天时，下意识地扫描了一遍堆在床头的书，觉得它们的天赋很快就可以呈现为画卷，任凭我的思绪在它们搭建的故事里驰骋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仅读完一本，还是最有可读性的那种类型，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也勉强读完另一本，还是一贯最感兴趣的类型。

在某个阶段，人愿意把多少时间花在阅读上，会对什么样的书投放兴趣，时间不是最大掣肘，心底的诉求才是，否则再充足的时间也可能被分配在别处。只有在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书，才会顺利展开一段一本书与一个人之间恰逢其时的关系，就好像雨后的两个条件：或者是说，是关爱下一代也。彭玉麟在直接寄给舅舅的《禀五叔》信里，直言，这是要培养家乡人才，他想把家乡人才带出衡阳，带出湖南，带回中国，“前日寄回银两，半数抵（敬）奉，子弟中有人才否？甥颇乐闻。”

一路寻寻觅觅中，泛泛的阅读常有，孜孜不倦的阅读不常有。因为一旦读了年少时那种不择食的书投放阶段，每一个好书的阅读口味都会变得挑剔，穷尽一生都在寻找一本正中下怀的书，一本拿起便爱不释手的书，而一本书在它的漫游途中，将会遇见什么人，会被什么人喜爱，会带来多少人的启迪，会被多少读者记住，这命数藏在它的先天骨格里。马格丽特·米切尔一生只著有《飘》一部著作，却凭此闪耀文坛，出版当年创下日销售量近5万册的纪录，次年荣获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，后在世界上被翻译成29种文字，累积销售3000多万册，被拍成电影《乱世佳人》后迅速风靡全球，其中扮演男女主角的演员更因此而留在了许多影迷的心中。这样的一本书，其非凡际遇即缘于它卓尔不群的天赋，即便几十年过去，时代变了，书以类分，读者的心境、经历、需求自会指引着自己，去寻找那本契合的书，以度化当时的心境，以填补知识的空白或者内心的空缺，当两两不期而遇，彼此相投，相更甚欢，终成佳会。

更多数时候，一本书的际遇会受到时势的影响。埃里希·玛丽娅·雷马克所著之书，在纳粹统治期间遭公开焚毁，被禁多年，本人被迫流亡异国，他的那些反映战争的书籍，如今每每读之，仍觉深陷其中，痛不可言，是反思战争的最好读物；如今国际纷争多涉及经济，经济类书籍算是逢时之书，2019年出版的《量变》因其深入浅出的解析就很受追捧。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公布，必然带动一波同类型书籍的畅销潮流；这一段期间，诸如《鼠疫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《黑暗之眼》等书，就被大量翻出来，引起广泛阅读。

刘震云说：“这世界上本就没有任何一句话，可以让你醍醐灌顶，真正教你醍醐灌顶的，只能是一段经历，而那句话，只是火药仓库内划燃的一根火柴。”读书读到兴起处的愉悦性大抵就来自那种被点燃的感觉，那感觉是文学穿越了时间的阻隔，带着浸入灵魂的文字带给人的，人在书的世界里自有际遇。

遇见，相识，懂得，回味无穷，这就是一本书与人之间最好的际遇。

